

锦帐缠绵

陆景林



九皇之恋

目 录

天降异兆瑞女呈祥…………… (1)

“乾隆二十三年的一个午夜时分，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大草原上空，突然出现一片奇丽的光亮……”

“伊帕尔罕，译成满文就是香妞的意思。她一生下来就全身异香扑鼻。许多的清宫史籍上都明白无误地有所记载。”

“他终于又闻到了从伊帕尔罕身上飘来的那股沙枣花似的香味儿……”

圆明园苏晚亭圆梦…………… (25)

“乾隆十分恼怒，只靠于案后的面子，才未将新皇后废除。但那拉氏的妒意却越演越烈……”

“刚刚合上眼睛，只听得天空中响起一阵清脆悦耳的鸟鸣，宛如银铃风动。一只金色飞凤，从祥云中翩翩飞来，悄悄飞落园中……”

“苏晚亭听毕，微笑道：‘恭贺皇上，此乃是皇上大喜之兆！梦中金凤自西北飞来，那么必有佳人从西北入宫！’”

论战功乾隆纳美女 (49)

“伊帕尔早年仅十九，生得俏丽无比，是回部草原上第一美女……天生浑身有一股令人陶醉的沙枣花的芬芳。”

“即令眼见为实，你怎知异香就发自那女子的肉体肌肤呢？”

“和坤在旁，听到这里竟也鼓起掌来道：‘对，对，正应在此女身上！’”

“听到最末一句，纪昀方知乾隆刚才绕了一个大弯子。不过细细想来，觉得皇上所言确实句句有理。便道：‘皇上圣明，臣领悟了，只要皇上吩咐，臣领旨就是了！’”

丑皇后后宫逞淫威 (67)

“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那拉氏在宫中大闹起来，三天不肯吃饭。接着皇太后又把乾隆召去，询问是否确有其事……。”

“谁知不看还罢，一看竟大吃一惊，只见那宫女的脸上爪痕累累，一只眼睛竟肿得比核桃还大，乌珠突出，显然这眼已是瞎了。”

“乾隆早就知道，皇后那拉氏因自己容貌长得丑陋，便容不得身边有俊俏的丽人。”

“伊帕尔早不觉心头一震。这兆惠将军本是一位叱咤风云的猛将，哪怕在生死关头又何曾向人屈服过？如今他竟长跪在自己面前，怎不令他惊心动魄！”

伊帕尔罕操刀惊驾 (89)

“乾隆已喝得酩酊大醉，便乘酒来到了伊帕尔罕的内宫，侧着头只盯住伊帕尔罕看去，实在忍不住了……”

“伊帕尔罕猛地挣脱手臂，从腰间拔出一柄雪亮的尖刀来，就要向自己的脖颈上抹去。乾隆大吃一惊，忙伸手去夺刀，那刀尖却已划破了贵妃的雪白手臂，流出鲜红的血来。”

“她不得不承认，她的心里现在已有了两个男人，一个是独臂的黑力买提，一个便是皇上乾隆。她现在该怎么办呢？真是难死人啦！”

释前嫌如鱼得水…………… (107)

“乾隆惊叫一声，正待挣扎，忽从梦中惊醒，只见身边亦条条躺着一个肉体丰腴的女子……那雅尔娜罕原是个荡妇，已数月不知肉味儿，早如饿狼一般难耐饥渴。”

“伊帕尔罕是第二天傍晚才得知皇上病倒，她难过得眼泪流了下来。当她泪流满面地赶到皇上的寝宫时，已是上灯时分。”

“谁骗你来，刚才皇太后也来看望过你呢！她已答应，让我晋升你为嫔。过几天选个吉日，我就派使臣正式册封你为和嫔。”

“皇上错了，和卓木并不是我的姓氏，是我们维族对伊斯兰教创始人后裔的尊称，和卓木一词在我们维语中就是圣者的后代的意思。”

朗士宁论美话人体…………… (127)

“臣妾深荷皇上厚恩，无以为报。此楼工程浩大，想必耗资甚巨，若说是为臣妾所造，臣妾怎么消受得起。”

“朕召你来，倒也别无紧急之事，就是要你即刻派人去乌鲁木齐，命兆惠将军火速从喀什噶尔运五百株沙枣树进京。”

“朕从未如此打量过人体，今日瞧来，倒真如大师所说，倒很悦目。不过，窥人隐私之处，总觉得有伤大雅。”

“请皇上细瞧，这幅裸女图，就是在下早年替妻子画下的。”

“乾隆想起伊帕尔罕每日在小木盆洗澡殊为不便，便想起造一间土耳其浴室。”

浴德堂乾隆窥裸女…………… (143)

“进了大门，见门厅内果然有两名女使守候，知她必在暗室沐浴。皇上想起朗世宁的人体之说，便趑趄穿过长廊。”

“暗暗启开了暗室的门扉，从暗处向室内窥望，只见微光下的伊帕尔罕，正一丝不挂地在尽情沐浴……”

“乾隆见了，越见美妙可爱不已，禁不住哈哈笑出声来……自此以后，每逢沐浴，伊帕尔罕便将暗门拴死了。”

“旁边的那拉氏皇后早已鼻间出声，一张马脸这会几连下巴都有点歪了。好久，才见她默然离座，领着‘丑女宫’的一班宫监扬长而去。”

秦淮河贵妃被罚…………… (165)

“你引导皇上微行夜游秦淮河，可有此事？这次皇上南巡，你不遵宫中律令，私服骑马夹杂仆役之中，这成何体统！”

“那拉氏即命宫监取过锋尖带有弯钩的钢针，往伊帕尔罕身上乱刺。太后素知皇后生性狠毒残暴，今日亲眼所见，吓得躲到后舱去了。”

“那拉氏越想越气，竟然抽出一把剪刀，将自己头上的黑发狠狠地连剪了好几刀，待宫娥们发现，上去拦阻，那头上已是光秃了好大一片了。”

纨绔子见色起歹意…………… (185)

“时已近午，乾隆便想找个干净的农家歇脚。正想间，忽见迎面走来一行人马，当头一人乃是二十出头油头粉面的汉子。”

“那伙汉子竟拨转马头尾随而来，若即若离地相距一箭之遥，伊帕尔早已看出其中有些不妙，只说腹痛，请‘当家的’下马等候片刻。”

“轿夫说，这是杭州人的习惯。大凡上吊，必有吊死鬼讨替代，打她两巴掌，是为了驱鬼。”

“那钱塘县令听得混乱中有人向乾隆叫了一声‘皇上’，虽听得不大真切，却也呆了一呆。”

投醪河畔乾隆遇险…………… (203)

“被伊帕尔早提醒，乾隆这才恍然大悟，只见那汉子果然已跟进饭馆里来，正大咧咧地坐在桌边。”

“只一会儿，果然见那年轻的歹徒向乾隆身后追去，伊帕尔早正欲扑上去将他擒获，不料树影动处，又一条人影闪了出来。”

“伊帕尔早不敢轻离乾隆左右，正开了窗观察动静，忽然见刺客在墙上将手一扬，一道亮光向窗前飞来！”

“乾隆这才看到，伊帕尔早的臂上正血晃晃地插着一把牦牛角尖刀……………”

“这种尖刀刀柄用牦牛角制成，上嵌宝石，这样的尖刀只有英吉沙尔一带才有出产。皇上可记得，它的式样与那女刺客早日身上所佩的尖刀一模一样……………”

送香树叛匪入京都…………… (227)

“乾隆因香妃多次保驾有功，对她也更加爱恋。伊帕尔早的席位，已由西边第一位，升居为东边第一位。”

“乾隆赐给伊帕尔早袍子腿一品，其余妃子亦各有赏赐，而赐

给皇后那拉氏的，却是一挂狍子肺……”

“黑力买提并不知道，先惠将军把这许多沙枣树运进京去是派什么用场的，他只是想随骆驼队进京去与伊帕尔早见上一面。”

“看到了肉孜买买提，黑力买提才愕然记起，原来他就是在那场平叛中漏网的霍集占的哥哥布拉顿！”

苏黛香设计会情人…………… (247)

“伊帕尔早才回想起来，昨天中午远远望去看到的那个骑在第一头骆驼上的独臂老汉……”

“她踌躇再三，终于答应斗胆帮助伊帕尔早在宝月楼下的厢房内相会一面。”

“听到黑力买提的叙述，伊帕尔早早已泣不成声，原先想好了要倾诉的话语，竟一时无从说起……”

捉奸夫那拉氏被贬…………… (259)

“好呀，你这小贱人，看狐狸！平日狐媚皇上，今日终于奸情败露了吧？俗话说，捉奸捉双，现在你还有何话说！”

“黑力买提高高地举起短刀，只见寒光在空中一闪，那利刃已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胸膛……”

“皇上，容妃深受万岁宠爱，却行为不轨，暗中与维族男子幽会，如今奸情大白自寻短见，与臣妾无涉！”

“皇后，你几次三番欲置容妃于死地，今天又蓄意陷害容妃，几乎坏了朕的民族亲和大业，你还配为六宫之主吗？”

亲兄妹含泪诉衷肠…………… (271)

“如果皇上能像对待我这样地去对待皇后，她还会这样忌恨我吗？不这样想，我们又怎能理解一个失宠女人的痛苦呢？”

“好哥哥，你可别责怪嫂嫂。我亲手缝制发套，是要与皇后成为结发姐妹，使皇上今后能真正安心处置朝政。”

“他双眼含着泪水，感慨万千地说道：‘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香妃，你的宽广胸襟，朕身为帝王也不如你呀！你放心就是，爱妃的恩求朕全都依你……’”

方外观香妃生死恋…………… (285)

“皇上，你这样厚待臣妾，臣妾就是死后再转世一百次来服侍你，也报答不了你的恩情啊！”

“你我本是一体，怎么能分彼此呢！你曾解救朝廷大军于万难之中，又曾多次护驾保驾，救过朕的性命，如若照你说的，那么朕又怎么报答你呢！”

“原来，这是一年前乾隆因她时常思念家乡，特地请一位法国传教士到新疆考察后，按西洋画技绘制而成的‘喀什噶尔十景图。’”

“女使们这才明白，原来这二十多天里，伊帕尔早躲在房中，是在精心制作这些充满了心血与情爱的沙枣花呀！”

香魂西去皇帝离宫…………… (299)

“容妃娘娘脉象幽幽，如溪中之水，源头已断，请皇上为她准备后事吧！”

“他满脸泪光，抚棺大恸。终于，他面对伊帕尔早生前的两名使女，吐露了他心中的万千感慨……”

“乾隆的话犹如一声惊雷，在空中久久地回荡着。他决定把皇位让给他的儿子，搬到宁寿宫去独居！”

“一年又三个月后，运送黑力买提棺木的队伍，终于出现在天山以南的大草原上，苏黛香的名字与伊帕尔罕的灵魂，也写进了喀什噶尔大草原的史册……”

天降异兆瑞女呈祥



公元 1758 年，也就是清乾隆二十三年初七日的一天晚上，我国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大草原上空忽然出现了一种诡谲奇异的景象。中夜时分，漆黑一片的天穹里，忽然于西北角透出一片奇丽光亮。光亮起初呈桔红色，继而越来越透明，越来越耀眼，越来越艳丽，它映照在一卷又一卷不停游弋的云朵上，闪烁、折射、回旋、聚合，终于形成一大片花团锦簇的云霞之山。它如织如锦，缭绕回旋于天穹之一角，约一个多时辰，至子时，这黑夜白昼的景象才消失。

这一奇异景象，除被 107 个操九种方言的维吾尔族、蒙古族的诸部落和附近的汉族居民发现而外，大清朝的天文观象台几乎也同时观察到了，并由监司立即将它记录进了史册。

天降异兆，是祸是福，大清皇帝及各民族的部落酋长、牧民、伊斯兰教教徒、乃至所有臣民，无不又惊又喜又忧，议论纷纷。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吉兆，它预示着这一片疆域上的连年战争即将结束，草原上的牧民从此可以安居乐业了。也有人认为，这是老天或真主向人类所发出的最后警告，是这一片土地即将遭受灭顶之灾前的回光返照般的片刻辉煌。

受奇异景象惊恐最大的，莫过于正被围困于喀什噶尔大草原上的定边将军兆惠和他所统率的 6 000 余名将士。半年前，当他按照乾隆皇帝的命令，与靖逆将军雅尔哈善兵分两路进军大西北时，曾各自率有 10 000 余兵马，不料雅尔哈善误中叛酋布拉顿和霍集占的奸计，偏离了原定的进军路线，失去了与兆惠会师的机会。与敌遭遇后，他又犹豫不前，没有组织将士及时出击，以至在叶尔羌一带的峡谷中陷敌重围，全军覆没。雅尔哈善本人则在混乱中换上了士兵的号衣，仅率十五骑逃脱性命，在途中被乾隆皇帝下旨逮押进京，以贻误军机、临阵脱逃罪处了极刑。

雅尔哈善一败，兆惠不敢再孤军深入，遂率领将士移驻于喀什噶尔以待战机，不料此举恰巧又落进了布拉顿和霍集占的圈套，全军也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兆惠进不敢进，退不敢退，水道粮道已统统被敌军截断。终于完全丧失了战场的主动。

在被围困三个多月后的十几天时间里，他曾数次组织将士突围，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有 5 000 多名将

士抛尸荒野，其余将士十之一二身负重伤。身负轻伤者，则不计其数。他本人，臂上亦有一处箭伤几天前才刚刚愈合。由于粮草得不到补充，将士们只靠喝马血、吃马肉充饥，人人浑身浮肿，面目紫赤，衣衫破烂，神形沮丧，全军几乎已处于绝望的境地。

绝望之中的人是最敏感的，所以，当草原上空的奇异景象刚刚出现的时候，兆惠和他的将士们都吃惊地仰起了头；连身负重伤的将士们也由于惊恐在同伴们的搀扶下挣扎着站立了起来。

奇光异彩的映照，使将士们早已变了形的脸容更显得惊惶而丑陋无比。他们浑身颤抖着张大了嘴巴，目光呆滞而浑浊。那异光也映照着兆惠古铜色的棱角分明的脸庞，和额下那微微飘动的三络长须。他的脸色在经过片刻的彷徨之后，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平时在战争最危急的关头往往也能镇定自若地保持凛凛虎威，但当霞光出现变幻莫测的一刹那，他竟也突然从他所占据的一个土墩上警觉地站了起来。尽管他很快就发觉，这奇异的光亮并非出于敌军的火器，但随着异光的愈显明亮和五彩缤纷，毕竟也和其他将士一样，感到了莫名的惊诧，以至连浑身的肌肉也不可抑止地颤栗了起来。他感到四周一片寂静，连负伤的战士也停止了呻吟。好久，他才听到身边有一名亲兵轻轻惊叫了一声：“呀！这是什么！”

这惊叫声终于使兆惠猛然醒悟，他明白，作为主

帅，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必须安定军心。“是吉兆！这是吉兆！古书上说，天降五彩祥云，必主吉兆！”他高声回答：“这是上苍在向我们预示，我们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这消息立即在亲兵中传播开来，传向四野，传遍了军营的每一个角落。顿时，旷野里响起了一片充满生的欲望的欢呼声。有不少士兵面朝霞光跪了下去，虔诚地向天空顶礼膜拜……

霞光终于如同来时那样突兀地渐渐消失了。于是草原又回复到了一片沉寂的黑暗之中。伤兵又开始呻吟哀号，饥饿和寒冷又一阵阵向他们袭来，不过，四周虽然也恢复到了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但人们的心里毕竟有了一种希望，一种向往生的悬念。

其实，兆惠本人并不很相信星相占卜，虽说刚才天际所浮现的一幕也很使他感到诡谲无比，吉凶难测，但长年累月军旅生活和身经百战的丰富经历告诉他，一切都靠事在人为。

这三个多月来，他就是凭着这一条信念，身先士卒，与将士们同仇敌忾，终于几度绝处逢生，避免了像雅尔哈善那样迅即陷于一败涂地全军覆灭的结局。

苦苦的思索，使兆惠睡意顿消，回首失败的教训，他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进军前与其他至今还忠于朝廷的维族部落缺乏联络，未取得他们的支援，以至地形不明，情报失真，全军犹如一头瞎了眼的狮子到处乱撞，终于落进了布拉顿和霍集占布下的陷阱。

兆惠悔恨自己进军前的轻率和自信，深深责备自

已受了雅尔哈善过于乐观的影响。其实，对于维吾尔族各部落的情形，兆惠的确应该比雅尔哈善有更清醒的认识。早在三年前，也就是乾隆二十年春天，他就在这里作过战。那时，北疆的蒙古族酋长阿睦尔撒纳反叛朝廷，与沙俄勾结起来，扣押了南疆叶尔羌地区的维吾尔族酋长布拉顿和霍集占兄弟俩，是朝廷发兵击溃了阿睦尔撒纳和沙俄军队，把布拉顿和霍集占解救了出来，恢复了他们酋长的称号。

在那次战争中，兆惠曾任右翼主帅，他还亲自督阵指挥了那场营救维吾尔族酋长的战争。至今，他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被救的兄弟俩的容貌：哥哥布拉顿，身躯粗壮结实，脸颊长满了褐色的小瘤子，圆而硕大的鼻子像十月的柿子一样夺目。他的一举一动既显得很有力量，却又像黑熊一样笨拙。弟弟霍集占则长得十英俊，白净面皮，鹰钩鼻，高挑身材，只是目光里常常闪烁着几分狡黠和阴险，似乎比哥哥更有心机。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事隔三年之后，这兄弟俩居然会认敌为友，在沙俄的挑唆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而且气势咄咄逼人，大有并吞各部落并举兵东进的企图。使兆惠感到自责的是，出于对这两个酋长忘恩负义的义愤，他在进军中显然有些意气用事地轻率冒进，终于导致了大军惨败，而忽视了争取其他部落对大军的支持。经过几天来的冷静分析，他觉得其他部落，尤其是喀什噶尔草原上最大的额色尹酋长，似乎对反叛不支持，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参加

过反叛的任何行动，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以前他也并非没有想到这一点，不久前他移军喀什噶尔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与额色尹取得联络，只是已迟了一步，当他来到喀什噶尔时，额色尹早已不知去向。此刻兆惠正在苦苦思索的一件事就是：额色尹，你到哪里去了呢？

黎明前，一个设想终于在兆惠的心里渐趋成熟了。他命令侍卫亲兵掌起一个火把。然后，他从行囊中取出笔墨纸砚，将纸铺在土墩上，俯下身去开始给额色尹写信。儒将的才干使兆惠很快在纸上一挥而就。他刚落好款，只听“啪！”的一声，纸上出现一个铜钱大的雨点，接着又有两滴冰凉的雨点落到了他的脖颈上。下雨了，好！下得越大越好，这对他的计划十分有利。兆惠仰脸扫视了一下湿润和充满血腥味的漆黑夜空，迅速将信笺揉成很小的一团，随后用蜡将它封好。

剽悍的亲兵头目铁贵被召到了兆惠的跟前，被挑选出来的 50 名精壮士兵也在土墩前站成一排。

“弟兄们！”兆惠面对士兵，嗓音庄重而嘶哑：“我们已身陷绝境。这里离朝廷路途遥远，朝廷不可能很快就派援兵来解救我们。唯一的办法，我们必须尽快与额色尹酋长取得联络，请他派兵来解救我们！现在，6000 多名将士的性命都押在了你们身上，我们这一支大清军队的安危存亡全押在了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要把信送出去，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信送出去！请你们领受我和 6000 将士的一拜！”兆惠说完，朝士兵

们沉沉地跪了下去。

唰地，士兵们也一齐惊惶地跪下了。

“将军！我们不把信送到，决不活着回来见你！”
铁贵吼道。

雨，越下越大了，草原上响起一片雨水哗哗的嘈杂声。

将士们出发约摸已有一个多时辰了。兆惠冒着雨水，站在土墩上翘首仰望。突然，东北角响起人马嘶叫的喊杀声。兆惠知道，这是受命声东击西的将士们正在向东佯攻突围。兆惠抹一把脸上的雨水，轻轻地吐一口气：“啊！开始了！终于开始了！”

远眺东方，东方正露出鱼肚白。兆惠把身躯转向西面，西边的战场依旧是一片黑暗和沉寂。兆惠觉得浑身在发烧，血液热辣辣地在太阳穴里奔突，双手颤抖得厉害，他竭力抑止住内心的不安，竖起耳朵，一动不动地面朝西方伫立着，谛听着，但那里似乎仍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的声响。

时间好像过了很久很久。突然，兆惠浑身一颤，他蓦地听到西边终于也响起了一阵非常突兀的撕杀声，不过，它并未像东边那样猛烈，它只像飓风卷过一般显得十分短暂，很快就消失了。

兆惠湿淋淋的身躯依旧一动不动地兀自挺立着，整个身影都显出一种无限的牵挂：这50名弟兄是冲过去了？还是全部殉难了？他预感到是冲过去了，至少有一部分人冲过去了。否则，这些勇猛善战的弟兄是

不可能这么快就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的。那么，信能送到吗？额色尹会答应派兵吗？

草原雨后初霁。天山南路叶尔羌与伊犁之间的一片峡谷坡地上，空气显得格外清新，风光显得格外清丽。这里远离战场，一切都显得十分宁静。

此时，草地上忽然驰来一位扬鞭催马的维吾尔族美丽的少女，这就是南疆出了名的美貌少女伊帕尔罕。

伊帕尔罕，译成满文就是香妞的意思，她一生下来就浑身异香扑鼻。

这一传闻虽令人难以置信，但见过她的人都说这是像天山上盛开着雪莲花一样，是千真万确的事；而且，传之于后世的许多清宫史籍上也都明白无误地有所记载，证明这是事实。如今伊帕尔罕已长到十七岁了，她无比美貌和绝顶聪颖的名声，早已传出本部落的领地，传遍了其他各个部落和民族。此外，自幼的游牧生活和战争所带来的飘忽不定的旅途生活，又注定她成了一位能骑善射、身姿矫健的神奇女子。

伊帕尔罕驰过来了，空气里飘来一股异香……

她坐在一世雄壮的纯白坐骑上，犹如天际飘来一朵白云。白云上的丽人身穿淡蓝色的衣裙，上罩镶金边的马兰背心，乌黑的头发上压着一顶绣着石榴花图案的小花帽。

她俏丽的脸庞像月亮一样皎洁，深黛色的睫眉下，眼睛像星星一样明亮，美丽明眸的每一闪动，便恍若从心底漾起一汪晶亮透明的神采；那唇边不时隐现的